洛陽伽藍記序

魏撫軍府司馬楊衒之撰

三墳五典之說九流百代之言並理在人區而義兼天外至於一乘二諦之原三明六通之旨西域備詳東土靡記自頂日感夢滿月流光陽門飾豪眉之像夜臺圖紺髮之形爾來奔競其風遂廣至晉永嘉唯有寺四十二所逮皇魏受圖光宅嵩洛篤信彌繁法教愈盛王侯貴臣棄象馬如脫屣庶士豪家捨資財若遺跡於是昭

提櫛比寶塔駢羅爭寫天上之姿競摸山中之
影金刹與靈臺比高廣殿共阿房等壯豈直木
衣綈繡土被朱紫而已哉暨永熈多難皇輿遷
鄴諸寺僧尼亦與時徙至武定五年歲在丁卯
余因行役重覽洛陽城郭崩毀宮室傾覆寺觀
灰燼廟塔丘墟墻被蒿艾巷羅荆棘野獸穴於
荒階山鳥巢於庭樹遊兒牧豎躑躅於九逵農
夫耕稼藝黍於雙闕麥秀之感非獨殷墟黍離
之悲信哉周室京城表裏凡有一千餘寺今日
寥廓鍾聲罕聞恐後世無傳故撰斯記然寺數
最多不可遍寫今之所錄上大伽藍其中小者
取其詳世諦事因而出之先以城內爲始次及
城外表列門名以遠近爲五篇余才非著述多
有遺漏後之君子詳其闕焉

大和十七年後魏高祖遷都洛陽詔司空公穆
亮營造宮室洛陽城門依魏晉舊名

東面有三門北頭第一門曰建春門漢曰上東
門阮籍詩曰步出上東門是也魏晉曰建春

門高祖因而不改次南曰東陽門漢曰東中
門魏晉曰東陽門高祖因而不改次南曰青
陽門漢曰望京門魏晉曰清明門高祖改爲
青陽門
南面有三門東頭第一曰開陽門初漢光武遷
都洛陽作此門始成而未有名忽夜中有柱
自來在樓上後瑯琊郡開陽縣言南門一柱
飛去使來視之則是也遂以開陽爲名自魏
及晉因而不改高祖亦然次西曰平昌門漢
曰平門魏晉曰平昌門高祖因而不改次西
曰宣陽門漢曰津門魏晉曰津陽門高祖因
而不改
西面有四門南頭第一門曰西明門漢曰廣陽
門魏晉因而不改高祖改爲西明門次北曰
西陽門漢曰雍門魏晉曰西明門高祖改爲
西陽門次北曰閶闔門漢曰上西門有銅璇
璣玉衡以齊七政魏晉曰閶闔門高祖因而
不改次北曰承明門承明者高祖所立當金

墉城前東西大道遷京之始宮闕未就高祖
住在金墉城城西有王南寺高祖數詣寺沙
門論議故通此門而未有名世人謂之新門
時王公卿士常迎駕於新門高祖謂御史中
尉李彪曰曹植詩云謁帝承明廬此門宜以
承明爲稱遂名之
北面有二門西頭曰大夏門漢曰夏門魏晉曰
大夏門嘗造三層樓去地二十丈洛陽城門
樓皆兩重去地百尺惟大夏門甍棟干雲東
頭曰廣莫門漢曰穀門魏晉曰廣莫門高祖
因而不改廣莫門以西至於大夏門宮觀相
連被諸城上也
一門有三道所謂九軌

洛陽城內伽藍記卷第一

魏撫軍府司馬楊衒之撰

永寧寺熈平元年靈太后胡氏所立也在宮前閶闔門南一里御道西其寺東有太尉府西對永康里南界昭玄曹北鄰御史臺閶闔門前御道東有左衛府府南有司徒府司徒府南有國子學堂內有孔丘像顏淵問仁子路問政在側國子南有宗正寺寺南有太廟廟南有護軍府府南有衣冠里御道西有右衛

府府南有太尉府府南有將作曹曹南有九
級府府南有太社社南有凌陰里即四朝時
藏氷處也中有九層浮圖一所架木爲之舉
高九十丈有刹復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
京師百里已遙見之初掘基至黃泉下得金
像三千軀太后以爲信法之徵是以營建過
度也刹上有金寶瓶容二十五石寶瓶下有
承露金盤三十重周匝皆垂金鐸復有鐵鏁
四道引刹向浮圖四角鏁上亦有金鐸鐸大

小如一石甕子浮圖有九級角角皆懸金鐸
合上下有一百二十鐸浮圖有四面面有三
戶六牕戶皆朱漆扉上有五行金釘合有五
千四百枚復有金環鋪首布殫土木之功窮
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議繡柱金鋪駭
人心目至於高風永夜寶鐸和鳴鏗鏘之聲
聞及十餘里浮圖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極
殿中有丈八金像一軀中長金像十軀繡珠
像三軀織成五軀作功奇巧冠於當世僧房

樓觀一千餘間雕梁粉壁青繅綺疏難得而
言栝栢松椿扶疎拂簷蔟竹香草布護堦墀
是以常景碑云須彌寶殿兜率淨宮莫尚於
斯也外國所獻經像皆在此寺寺院墻皆施
短椽以瓦覆之若今宮墻也四面各開一門
南門樓三重通三道去地二十丈形製似今
端門圖以雲氣畫彩仙靈綺　青鏁　赫麗
華拱門有四力士四獅子飾以金銀加之珠
玉裝嚴煥炳世所未聞東西兩門亦皆如之

所可異者唯樓二重北門一道不施屋似今
頭門四門外樹以青槐亘以綠水京邑行人
多庇其下路斷飛塵不由奔雲之潤清風送
涼豈籍合歡之發詔中書舍人常景爲寺碑
文景字永昌河內人也敏學博通知名海內
大和十九年爲高祖所器拔爲律學博士刑
法疑獄多訪於景正始初詔刊律令永作通
式勑景共治書侍御史高僧裕羽林監王元
龜尚書郎祖瑩員外散騎侍郎李琰之等撰

集其事又詔太師彭城王勰青州刺史劉芳
入預其議景討正科條商搉古今甚有倫序
見行於世今律二十篇是也又共芳造洛陽
宮殿門閣之名經途里邑之號出除長安令
時人比之潘岳其後歷位中書舍人黄門侍
郎祕書監幽州刺史儀同三司學徒以爲榮
焉景入參近侍出爲侯牧居室貧儉事等農
家唯有經史盈車滿架所著文集數百餘篇
給事封暐伯作序行於世裴飾畢功明帝與

太后共登之視宮内如掌中臨京師若家庭
以其目見宮中禁人不聽升衒之嘗與河南
尹胡孝世共登之下臨雲雨信哉不虛時有
西域沙門菩提達摩者波斯國胡人也起自
荒裔來遊中土見金盤炫日光照雲表寶鐸
含風響出天外歌詠讚歎實是神功自云年
一百五十歲歷涉諸國靡不周遍而此寺精
麗閻浮所無也極物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
無合掌連日至孝昌二年中大風發屋拔樹

刹上寶瓶隨風而落入地丈餘復命工匠更
鑄新瓶建義元年太原王尒朱榮總士馬於
此寺榮字天寶北地秀容人也世爲第一領
民酋長博陵郡公部落八千餘家有馬數萬
匹富等天府武泰元年二月中帝崩無子立
臨洮王世子釗以紹大業年三歲太后貪秉
朝政故以立之榮謂幷州刺史元天穆曰皇
帝晏駕春秋十九海內士庶猶曰幼君況今
奉未言之兒以臨天下而望昇平其可得乎

吾世荷國恩不能坐看成敗今欲以鐵馬五
千赴哀山陵兼問侍臣帝崩之由君竟謂如
何穆曰明公世跨幷肆雄才傑出部落之民
控弦一萬若能行廢立之事伊霍復見今日
榮即共穆結異姓兄弟穆年大榮兄事之榮
爲盟主穆亦拜榮於是密議長君諸王之中
不知誰應當璧遂於晉陽人各鑄像不成唯
長樂王子攸像先相具足端嚴特妙是以榮
意在長樂遣蒼頭王豐入洛詢以爲主長樂

卽許之共剋期契榮三軍皓素揚旌南出太
后聞榮舉兵召王公議之時胡氏專寵皇宗
怨望假八議者莫肯致言唯黃門侍郎徐統
曰尒朱榮馬邑小胡人才凡鄙不度德量力
長戟指闕所謂窮轍拒輪積薪候燎今宿衛
文武足得一戰但守河橋觀其意趣榮懸軍
千里兵老師弊以逸待勞破之必矣后然統
言卽遣都督李神軌鄭季明等領衆五千鎮
河橋四月十一日榮過河內至高頭驛長樂

王從雷陂北渡赴榮軍所神軌季明等見長
樂王往遂開門降十二日榮軍於芒山之北
河陰之野十三日召百官赴駕至者盡誅之
王公卿士及諸朝臣死者三千餘人十四日
車駕入城大赦天下改號爲建義元年是爲
莊帝于時新經大兵人物殲盡流迸之徒驚
駭未出莊帝肇升太極解網垂仁唯散騎常
侍山偉一人拜恩南闕加榮使持節中外諸
軍事大將軍開府北道大行臺都督十州諸

軍事大將軍領左右太原王其天穆爲侍中
太尉公世隆并州刺史上黨王起家爲公卿
牧守者不可勝數二十日洛中草草猶自不
安死生相怨人懷異慮書室豪家并宅競竄
貧夫賤士襁負爭逃於是出詔濫死者普加
褒贈三品以上贈三公五品以上贈令僕七
品以上贈州牧白民贈郡鎮於是稍安帝納
榮女爲皇后進榮爲柱國大將軍錄尚書事
餘官如故進天穆爲大將軍餘官皆如故永

安二年五月北海王元顥復入洛在此寺聚
兵顥莊帝從兄也孝昌末鎮汲郡聞尒朱榮
入洛陽遂南奔蕭衍定年入洛莊帝北巡顥
登皇帝位改年曰建武元年顥與莊帝書曰
大道既隱天下匪公恫福不追與能義絕朕
猶庶幾五帝無取六軍正以糠粃萬乘錙銖
大寶非貪皇帝之尊豈圖六合之富直以尒
朱榮往歲入洛順而勤王終爲魏賊逆刃加
於君親鋒鏑肆於卿宰元氏少長殆欲無遺

已有陳恒盜齊之心非無六卿分晉之計但
以四海橫流欲簒未可暫樹君臣假相拜置
害卿兄弟獨夫介立遵養待時臣節詎乏朕
覩此心寒遠投江表泣請梁朝誓在復恥風
行建業雷赴三川正欲問罪於尒朱出卿於
桎梏恤深怨於骨肉解蒼生於倒懸謂卿明
眸擊節躬來見我共叙哀辛同討兇羯不意
駕入城皐便爾北渡雖迫於兇手勢不自由
或　生素懷棄劒猜我聞之永歎撫衿而失

何者朕之於卿兄弟非遠連枝分葉興滅相
依假有內闘外猶禦侮況我與卿睦厚偏篤
其於急難凡今莫如棄親即讎義將焉據也
且尒朱榮不臣之跡暴於旁午謀魏社稷愚
智同見卿乃明白疑於必然託命豺狼委身
虎口棄親助賊兄弟尋戈假獲民地本是榮
物若克城邑絕非卿有徒危宗國以廣寇仇
快賊莽之心假下莊之利有識之士咸爲慙
之今家國隆替在卿與我若天道助順誓茲

義舉則皇魏宗社與運無窮儻天不厭亂胡
羯未殄鴟鳴狼噬荐食河北在榮爲福於卿
爲禍豈伊異人只書道意卿宜三復兼利是
圖富貴可保狥人非慮終不食言自招魚肉
善擇元吉勿貽後悔此黃門郎祖榮之詞也
時帝在長子城太原王上黨王來赴急六月
帝圍河內太守元桃湯車騎將軍宗正珍孫
等爲顥守攻之弗克時暑炎赫將士疲勞太
原王欲使帝幸晉陽至秋更舉大義未決召

劉昉筮之昉曰必克於是至明盡力攻之如
其言桃湯珍孫並斬首以殉三軍顥聞河內
不守親率百僚出鎮河橋特遷侍中安豐王
延明往守硤石七月帝至河陽與顥隔河相
望太原王命車騎將軍爾朱兆潛師渡河破
延明於硤石顥聞延明敗亦散走所將江淮
子弟五千人莫不解甲相泣握手成列顥與
數千騎欲奔蕭衍至長社爲社民斬其首傳
送京師二十日帝還洛陽進太原王天柱大

將軍餘官亦如故進上黨王太宰餘官亦如
故永安三年逆賊尒朱兆因莊帝於寺時太
原王位極心驕功高意侈與奪臧否肆意帝
恐謂左右曰朕寧作高貴鄉公死不作漢獻
帝生九月二十五日詐言產太子榮穆並入
朝莊帝手刃榮於光明殿穆爲伏兵魯暹所
煞榮世子部落大人亦死焉榮下車騎將軍
尒朱陽都等二十人隨入東華門亦爲伏兵
所煞唯右僕射尒朱世隆素在家聞榮死總

榮部曲燒西陽門奔河橋至十月一日隆與
妻鄉郡長公主至芒山馮王寺爲榮追福齋
即遣尒朱侯討伐尒朱那律歸等領胡騎一
千皆白服來至郭下索太原王尸喪帝升大
夏門望之遣主書牛法尚謂歸等曰太原王
立功不終陰圖釁逆王法無親已依正刑罪
止榮身餘皆不問卿等何爲不降官爵如故
歸曰臣從太原王來朝陛下何忽今日枉致
無理臣欲還晉陽不忍空去願得太原王尸

喪生死無恨發言雨淚哀不自勝羣胡慟哭
聲振京師帝聞之亦爲傷懷遣侍中朱元龍
齎鐵券與世隆待之不死官位如故世隆謂
元龍曰太原王功格天地造濟生民赤心奉
國神明所知長樂不顧信誓枉害忠良今日
兩行鐵字何足可信吾爲太原王報仇終不
歸降元龍見世隆呼帝爲長樂知其不欵且
以言帝帝卽出庫物置城西門外募敢死之
士以討世隆一日卽得萬人與歸等戰於郭

外兇勢不摧歸等屢涉戎場便擊刺京師士
衆未習軍旅雖皆義勇力不從心三日頓戰
而游魂不息帝更募人斷河橋有漢中人李
荀爲水軍從上流放火燒橋世隆見橋被焚
遂大剽生民北上太行帝遣侍中源子恭黃
門郎楊寬領步騎三萬鎮河內世隆至高都
立太原太守長廣王曄爲主改號曰建[redacted]元
年尒朱氏自封王者八人長廣王[redacted]晉陽遣
潁川王尒朱兆舉兵向京師子恭軍失利兆自

雷波涉渡擒莊帝於式乾殿帝初以黃河奔
急未謂兆得濟不意兆不由舟楫憑流而渡
是日水淺不沒馬腹故及此難書契所記未
之有也衛之曰昔光武受命氷橋宜於滹水
昭烈中起的盧踊於泥溝皆理合於天神祇
所福故能功濟宇宙大庇生民若兆者蜂目
豺聲行窮梟獍阻兵安忍賊害君親皇靈有
知鑒其凶德反使孟津由膝賛其逆心易稱
大道禍淫鬼神福謙以此驗之信爲虛說時

如隱堂原本脫
皆今據顧千
里校本補

兆營軍尚書省建天子金鼓庭設漏刻嬪御
妃主皆擁之於幕鑠帝於寺門樓上時十二
月帝患寒隨兆乞頭巾兆不與遂囚帝送晉
陽縊於三級寺帝臨崩禮佛願不爲國王又
作五言曰權去生道促憂來死路長懷恨出
國門含悲入鬼鄉隧門一時閉幽庭豈復光
思鳥吟青松哀風吹白楊昔來聞死苦何言
身自當至太昌元年冬始迎梓宮赴京師葬
帝靖陵所作五言詩即爲輓歌詞朝野聞之

莫不悲慟百姓觀者悉皆掩涕而已永熙三
年二月浮圖爲火所燒帝登臨雲臺望火遣
南陽王寶炬録尚書長孫椎將羽林一千捄
赴火所莫不悲惜垂淚而去火初從第八級
中平旦一發當時雷雨晦冥雜下霰雪百姓
道俗咸來觀火悲哀之聲振動京邑時有三
比丘赴火而死火經三月不滅有火入地尋
柱周年猶有煙氣其年五月中有人從象郡
來云見浮圖於海中光明照耀儼然如新海

上之民咸皆見之俄然霧起浮圖遂隱至七
月中平陽王爲侍中斛斯椿所使奔於長安
十月而京師遷鄴
建中寺普泰元年尚書令樂平王尒朱世隆所
立也本是閹官司空劉騰宅屋宇奢侈梁棟
踰制一里之間廊廡充溢堂比宣光殿門匹
乾明門博敞弘麗諸王莫及也在西陽門內
御道北所謂延年里劉騰宅東有太僕寺寺
東有乘黃署署東有武庫署郎魏相國司馬

文王府庫東至閶闔宮門是也西陽門內御
道有永康里里內復有領軍將軍元乂宅
掘故井得石銘云是漢太尉荀彧宅正光年
中元乂專權太后幽隔永巷騰爲謀主乂是
江陽王繼之子太后妹婿熙平初明帝幼冲
諸王權上太后拜乂爲侍中領軍左右令總
禁兵委以腹心反得幽隔永巷六年太后哭
曰養虎自齧長虺成蛇至孝昌二年太后反
政遂誅乂等沒騰田宅元乂誅日騰已物故

太后追思騰罪發墓殘尸使其神靈無所歸
趣以宅賜高陽王雍建義元年尚書令樂平
王尒朱世隆爲榮追福題以爲寺朱門黃閣
所謂僊居也以前廳爲佛殿後堂爲講室金
花寶蓋遍滿其中有一涼風堂本騰避暑之
處淒涼常冷經夏無蠅有萬年千歲之樹也
長秋寺劉騰所立也騰初爲長秋令卿因以爲
名在西陽門內御道北一里亦在延年里即
是晉中朝時金市處寺北有濛汜池夏則有

水冬則竭矣中有三層浮圖一所金盤靈刹
曜諸城內作六牙白象負釋迦在虛空中莊
嚴佛事悉用金玉工作之異難可具陳四月
四日此像常出辟邪師子導引其前吞刀吐
火騰驤一面綵幢上索詭譎不常奇伎異服
冠於都市像停之處觀者如堵迭相踐躍常
有死人

瑤光寺世宗宣武皇帝所立在閶闔城門御道
北東去千秋門二里千秋門內道北有西游

園園中有凌雲臺即是魏文帝所築者臺上
有八角井高祖於井北造涼風觀登之遠望
目極洛川臺下有碧海曲池臺東有宣慈觀
去地十丈觀東有靈芝釣臺累木爲之出於
海中去地二十丈風生戶牖雲起梁棟丹楹
刻桷圖寫列僊刻石爲鯨魚背負釣臺既如
從地踊出又似空中飛下釣臺南有宣光殿
北有嘉福殿西有九龍殿殿前九龍吐水成
一海凡四殿皆有飛閣向靈芝往來三伏之

月皇帝在靈芝臺以避暑有五層浮圖一所
去地五十丈僊掌凌虛鐸垂雲表作工之妙
埒美永寧講殿尼房五百餘間綺疏連亘戶
牖相通珍木香草不可勝言牛筋狗骨之木
雞頭鴨脚之草亦悉備焉椒房嬪御學道之
所掖庭美人並在其中亦有名族處女性愛
道場落髮辭親來儀此寺屏珍麗之飾服修
道之衣投心入正歸誠一乘永安三年中尒
朱兆入洛陽縱兵大掠時有秀容胡騎數十
入瑤光寺婬穢自此後頗獲譏訕京師語曰
洛陽男兒急作髻瑤光寺尼奪作婿瑤光寺
北有承明門有金墉城卽魏氏所築城東北
角有魏文帝百尺樓年雖久遠形製如初高
祖在城內作光極殿因名金墉城門爲光極
門又作重樓飛閣遍城上下從地望之有如
雲也
景樂寺太傅清河文獻王懌所立也懌是孝文
皇帝之子宣武皇帝之弟閶闔南御道西望

永寧寺正相當寺西有司徒府東有大將軍
高肇宅北連義井里井里北門外有桑樹數
株枝條繁茂下有甘井一所石槽鐵罐供給
行人飲水庇陰多有憩者有佛殿一所像輦
在焉雕刻巧妙冠絕一時堂廡周環曲房連
接輕條拂戶花蘂被庭至於大齋常設女樂
歌聲繞梁舞袖徐轉絲管寥亮諸妙入神以
是尼寺大夫不得入得往觀者以爲至天堂
及文獻王薨寺禁稍寬百姓出入無復限礙

後汝南王悅復脩之悅是文獻之弟召諸音
樂逞伎寺內奇禽怪獸舞抃殿庭飛空幻惑
世所未覩異端奇術總萃其中剝驢投井植
棗種瓜須臾之間皆得食士女觀者目亂睛
迷自建義已後京師頻有大兵此戲遂隱也
昭儀尼寺閹官等所立也在東陽門內一里御
道南東陽門內道北太北倉導官二署東南
治粟里倉司官屬住其內太后臨朝閹寺專
寵宦者之家積金滿堂是以蕭忻云高軒斗

升者閹官之釐婦胡馬鳴呵者莫不黃門之
養息也忻陽平人也愛尚文籍少有名譽見
閹寺寵盛遂發此言因即知名爲治書侍御
史寺有一佛二菩薩塑工精絕京師所無也
四月七日常出詣景明景明三像恒出迎之
伎樂之盛與劉騰相比堂前有酒樹麵木昭
儀寺有池京師學徒謂之翟泉也衒之按杜
預注春秋云翟泉在晉太倉西南按晉太倉
在建春門內今太倉在東陽門內此地今在

太倉西南明非翟泉也後隱士趙逸云此地
是晉侍中石崇家池池南有綠珠樓於是學
徒始寤經過者想見綠珠之容也池西南有
願會寺中書舍人王翊捨宅所立也佛堂前
生桑樹一株直上五尺枝條橫遶柯葉傍布
形如羽蓋復高五尺又然凡爲五重每重葉
椹各異京師道俗謂之神桑觀者成市施者
甚衆帝聞而惡之以爲惑衆命給事中黃門
侍郎元紀伐殺之其日雲霧晦冥下斧之處

血流至地見者莫不悲泣寺南有宜壽里內
有苞信縣令段暉宅地下常聞鍾聲時見五
色光明照於堂宇暉其異之遂掘光所得金
像一軀可高三尺有二菩薩趺上銘云晉太
始二年五月十五日侍中中書監荀勗造暉遂
捨宅爲光明寺時人咸云此荀勗舊宅其後
盜者欲竊此像像與菩薩合聲喝賊盜者驚
怖應卽殞倒衆僧聞像叫聲遂來捉得賊
胡統寺太后從姑所立也入道爲尼遂居此寺

在永寧南一里許寶塔五重金刹高聳洞房
周匝對戶交疎朱柱素壁甚爲佳麗其寺諸
尼帝城名德善於開導工談義理常入宮與
太后說法其資養緇流徒無比也
修梵寺在清陽門內御道北高明寺復在修梵
寺西並雕墻峻宇比屋連甍亦是名寺也修
梵寺有金剛鳩鴿不入鳥雀不棲菩提達磨
云得其眞相也寺北有永和里漢太師董卓
之宅也里南北皆有池卓之所造今猶有水

冬夏不竭里中太傅錄尚書長孫稚尚書右
僕射郭祚吏部尚書邢鸞廷尉卿元洪超衛
尉卿許伯桃梁州刺史尉成興等六宅皆高
門華屋齋館敞麗楸槐蔭途桐楊夾植當世
名爲貴里掘此地者輒得金玉寶玩之物邢
鸞家常掘丹砂及錢數十萬銘云董太師之
物後卓夜中隨鸞索此物鸞不與之經年鸞
遂卒矣

永林寺在開陽門內御道東講殿疊起房廡連
屬丹檻炫日繡桷迎風實爲勝地寺西有園
多饒奇果春鳥秋蟬鳴聲相續中有禪房一
所內置祇洹精舍形製雖小巧構難加　禪
閣虛靜隱室凝邃嘉樹夾牖芳杜匝堦雖云
朝市想同巖谷靜行之僧繩坐其內飡風服
道結跏數息有石銘一所國子博士盧白頭
爲其文白頭一字景裕范陽人也性愛恬靜
丘園放敖學極六經說通百氏普泰初起家
爲國子博士雖在朱門以注述爲事注周易

行之於世也
建春門內御道南有勾盾典農籍田三署籍田
南有司農寺御道北有空地擬作東宮晉中
朝時太倉處也太倉南有翟泉周迴三里即
春秋所謂王子虎晉狐偃盟於翟泉也水猶
澄清洞底明靜鱗甲潛藏辨其魚鼈高祖於
泉北置河南尹中朝時步廣里也泉西有華
林園高祖以泉在園東因名蒼龍海華林園
中有大海即漢天淵池池中猶有文帝九華

臺高祖於臺上造清涼殿世宗在海內作蓬
萊山山上有僊人館上有釣臺殿並作虹蜺
閣乘虛來往至於三月禊日季秋巳辰皇帝
駕龍舟鷁首遊於其上海西有藏氷室六月
出氷以給百官海西南有景山殿山東有羲
和嶺嶺上有溫風室山西有姮娥峯峯上有
露寒館並飛閣相通凌山跨谷山北有玄武
池山南有清暑殿殿東有臨澗亭殿西有臨
危臺景陽山南有百果園果列作林林各有

堂有僊人棗長五寸把之兩頭俱出核細如
鍼霜降乃熟食之甚美俗傳云出崑崙山一
曰西王母棗又有僊人桃其色赤表裏照徹
得霜即熟亦出崑崙山一曰王母桃也柰林
南有石碑一所魏明帝所立也題云苗茨之
碑高祖於碑北作苗茨堂永安中年莊帝馬
射於華林園百官皆來讀碑疑苗字誤國子
博士李同軌曰魏明英才世稱三公祖幹宣
其羽翼但未知本意如何不得言誤也衍

之時爲奉朝請因即釋曰以蒿覆之故言苗
茨何誤之有衆咸稱善以爲得其旨歸奈林
西有都堂有流觴池堂東有扶桑海凡此諸
海皆有石竇流於地下西通穀水東連陽渠
亦與翟泉相連若旱魃爲害穀水注之不竭
離畢滂潤陽穀泄之不盈至於鱗甲異品羽
毛殊類濯波浮浪如似自然也

洛陽城內伽藍記卷第一

洛陽城東伽藍記卷第二

魏撫軍府司馬楊衒之撰

明懸尼寺彭城武宣王勰所立也在建春門外石樓南穀水周圍遶城至建春門外東入陽渠石橋橋有四柱在道南銘云漢陽嘉四年將作大匠馬憲造逮我孝昌三年大雨頹橋柱始埋沒道北二柱至今猶存衒之按劉澄之山川古今記戴延之西征記並云晉太康元年造此則失之遠矣按澄之等並生在江

表未游中土假因征役暫來經過至於舊事
多非親覽聞諸道路便爲穿鑿誤我後學日
月已甚有三層塔一所未加莊嚴寺東有中
朝時常滿倉高祖令爲租場天下貢賦所聚
蓄也
龍華寺宿衛羽林虎賁等所立也在建春門外
陽渠南寺南有租場陽渠北有建陽里里有
土臺高三丈上作二精舍趙逸云此臺是中
朝旗亭也上有二層樓懸鼓擊之以罷市有

鍾一口撞之聞五十里太后以鍾聲遠聞遂
移在宮內置凝閑堂前講內典沙門打爲時
節初蕭衍子豫章王綜來降聞此鍾聲以爲
奇異遂造聽歌三首行傳於世綜字世　僞
齊昏王寶卷遺腹子也寶卷臨政婬亂吳人
苦之雍州刺史蕭衍立南康王寶融爲主舉
兵向秣陵事既克捷遂殺寶融而自立寶卷
有美人吳景暉時孕綜經月行因幸景暉及
綜生認爲己子小名緣覺封豫章王綜形貌

舉止甚似昏主其母告之令自方便綜遂歸
我聖闕更改名曰讚字世務始爲寶卷追服
三年喪明帝拜綜太尉公封丹陽王永安年
中尚莊帝姊壽陽公主字莒犂公主容色美
麗綜甚敬之與公主語常自稱下官授徐州
刺史加開府及京師傾覆綜弃州北走時尒
朱世隆專權遣取公主至洛陽世隆[illegible]之公
主罵曰胡狗敢辱天王女乎世隆怒之遂縊
殺之

嬰珞寺在建春門外御道北所謂建陽里也即
中朝時白社池董威輩所居處里内有瓔珞
慈善暉和通覺暉玄宗聖魏昌熈平崇眞因
果等十寺里内士庶二千餘戸信崇三寶衆
僧刹養百姓所供也
宗聖寺有像一軀舉高三丈八尺端嚴殊特相
好畢備士庶瞻仰目不暫瞬此像一出市井
皆空炎光騰輝赫赫獨絶世表妙伎雜樂亞
於劉騰城東士女多來此寺觀看也

崇眞寺比丘惠凝死一七日還活經閻羅王檢閱以錯名放免惠凝具說過去之時有五比丘同閱一比丘云是寶明寺智聖坐禪苦行得升天堂有一比丘是般若寺道品以誦四涅槃亦升天堂有一比丘云是融覺寺曇謨最講涅槃華嚴領衆千人閻羅王云講經者心懷彼我以驕凌物比丘中第一麄行今唯試坐禪誦經不問講經其曇謨最曰貧道立身以來唯好講經實不闇誦閻羅王勑付司

如隱堂原本脫此頁今據顧千里校本補

眞意堂本丘作邱

眞意堂本像作象

即有青衣十人送曇謨最向西北門屋舍皆異似非好處有一比丘云是禪林寺道弘自云教化四輩檀越造一切經人中像十軀閻羅王曰沙門之體必須攝心守道志在禪誦不干世事不作有爲雖造作經像正欲得他人財物既得他物貪心即起既懷貪心便是三毒不除具足煩惱亦付司仍與曇謨最同入黑門有一比丘云是靈覺寺寶明自云出家之前嘗作隴西太守造靈覺寺成即棄官

入道雖不禪誦禮拜不缺閻羅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理枉法劫奪民財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勞說此亦付司青衣送入黑門太后聞之遣黃門侍郎徐紇依惠凝所說即訪寶明寺城東有寶明寺城內有般若寺城西有融覺寺禪林靈覺等三寺問智聖道品曇謨最道弘寶明等皆實有之議曰人死有罪福即請坐禪僧一百人常在殿內供養之詔不聽持經像沿路乞索若私有財物造經像者

任意疑亦入白鹿山居隱脩道自此以後京邑比丘悉皆禪誦不復以講經爲意出建春南門外一里餘至東石橋南北而行晉太康元年造橋南有魏朝時馬市刑嵇康之所也橋北大道西有建陽里大道東有綏民里里內有河間劉宣明宅神龜年中以直諫忤旨斬於都市訖目不瞑戶行百步時人談以枉死宣明少有名譽精通經史危行及於誅死

魏昌尼寺閹官瀛州刺史李次壽所立也在里

東南角即中朝牛馬市處也刑嵇康之所東
臨石橋此橋南北行晉太康元年中朝時市
南橋也澄之等蓋見北橋銘因而以橋爲太
康初造也
石橋南道有景興尼寺亦閹官等所共立也有
金像輦去地三尺施寶蓋四面垂金鈴七寶
珠飛天伎樂望之雲表作工甚精難可揚推
像出之日常詔羽林一百人舉此像絲竹雜
伎皆由旨給

建陽里東有綏民里里內有洛陽縣臨渠水縣
門外有洛陽令楊機清德碑綏民里東崇義
里里內有京兆人杜子休宅地形顯敞門臨
御道時有隱士趙逸云是晉武時人晉朝舊
事多所記錄正光初來至京師見子休宅歎
息曰此宅中朝時太康寺也時人未信遂問
寺之由緒逸云龍驤將軍王濬平吳之後始
立此寺本有三層浮圖用塼爲之指子休園中
曰此是故處子休掘而驗之果得塼數十萬

兼有石銘云晉太康六年歲次乙巳九月甲戌朔八日辛巳儀同三司襄陽侯王濬敬造時園中果菜豐蔚林木扶疎乃服逸言號爲聖人子休遂捨宅爲靈應寺所得之磚還爲三層浮圖好事者尋逐之問晉朝京師何如今日逸曰晉時民少於今日王侯第宅與今日相似又云自永嘉已來二百餘年建國稱王者十有六君皆遊其都邑目見其事國滅之後觀其史書皆非實錄莫不推過於人引善自向符生雖好勇嗜酒亦仁而不煞觀其治典未爲凶暴及詳其史天下之惡皆歸焉符堅自是賢主賊君取位妄書生惡凡諸史官皆是類也人皆貴遠賤近以爲信然當今之人亦生愚死智惑已甚矣人問其故逸曰生時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窮天地之大德盡生民之能事爲君共堯舜連衡爲臣與伊皐等跡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塵執法之吏埋輪謝其梗直所謂生爲盜跖

死爲夷齊妄言傷正華辭損實當時構文之士慙逸此言步兵校尉李澄問曰太尉府前塼浮圖形製甚古猶未崩毀未知早晚造逸云晉義熙十二年劉裕伐姚泓軍人所作汝南王聞而異之拜爲義父因而問何所服餌以致長年逸云吾不閑養生自然長壽郭璞常爲吾筮云壽年五百歲今始餘半帝給步挽車一乘遊於市里所經之處多記舊跡三年以後遁去莫知所在崇儀里東有七里橋

以石爲之中朝杜預之荊州出頓之所也七里橋東一里郭門開三道時人號爲三門離別者多云相送三門外京師士子送去迎歸常在此處

莊嚴寺在東陽門外一里御道北所謂東安里也北爲租場里內有駙馬都尉司馬恍濟州刺史分宣幽州刺史李貞奴豫州刺史公孫驤等四宅

秦太上君寺胡太后所立也在東陽門二里御

道北所謂暉文里里內有太保崔光太傅李延實冀州刺史李詔祕書監鄭道昭等四宅並豐堂崛起高門洞開趙逸云暉文里是晉馬道里延實宅是蜀主劉禪宅延實宅東有脩和宅是吳王孫皓宅李詔宅是晉司空張華宅當時太后正號崇訓母天下號父爲秦太上公母爲秦太上君爲母追福因以名焉中有五層浮圖一所修刹入雲高門向街佛事莊飾等於永寧誦室禪堂周流重疊花林

真意本作草

原刻本脫此頁今據顧校本補

此十一字已見上文當從毛刻本刪

真意堂本亦無此十一字

注占半行

芳卉遍滿堦墀常有大德名僧講一切經受業沙門亦有千數趙逸云暉文里是晉馬道里太傅李延實者莊帝舅也永安中除青州刺史臨去奉辭帝謂實曰懷甎之俗世號難治舅宜好用心副朝廷所委實答曰臣年迫桑榆氣同朝露人間稍遠日近松丘臣已久乞閒退陛下渭陽興念寵及老臣使夜行罪人裁錦萬里謹奉明敕不敢失墜時黃門侍郎楊寬在帝側不曉懷甎之義私問舍人溫

子昇曰聞至尊兄彭城王作青州刺史問其
賓客從至青州云齊土之民風俗淺薄虛論
高談專在榮利太守初欲入境皆懷甎叩首
以美其意及其代下還家以甎擊之言其向
背速於反掌是以京師謠語曰獄中無繫囚舍
內無青州假令家道惡腹中不懷愁懷甎之義
起於此也潁川荀濟風流名士高鑒妙識獨出
當世清河崔叔仁稱齊士大夫曰齊人外矯仁
義內懷鄙吝輕同羽毛利等錐刀好馳虛譽阿

附成名威勢所在側肩競入求其榮利
濃於四方慕勢最甚號齊士子爲慕勢諸郎
臨淄官徒有在京邑聞懷塼慕勢咸共恥之
唯崔孝忠一人不以爲意問其故孝忠曰營
丘風俗太公餘化稷下儒林禮義所出今雖
凌遲足爲天下模楷荀濟人非許郭不識東
家雖復莠言自口未宜榮辱也
正始寺百官等所立也正始中立因以爲名在
東陽門外御道西所謂敬義里也里內有典

虞曹詹宇精淨美於叢林衆僧房前高林對
牖青松綠檉連枝交映多有枳樹而不中食
有石碑一枚背上有侍中崔光施錢四十萬
陳留侯李崇施錢二十萬自餘百官各有差
少者不減五千已下後人刋之敬義里南有
昭德里里內有尚書僕射游肇御史尉李虎
兵部尚書崔林幽州刺史常景司農張倫等
五宅彪景出自儒生居室儉素惟倫最爲豪
侈齋宇光麗服翫精奇車馬出入逾於邦君

園林山池之美諸王莫及倫造景陽山有若
自然其中重巖複嶺嶔崟相屬深蹊洞壑邐
迤連接高林巨樹足使日月蔽虧懸蔦垂蘿
能令風煙出入崎嶇石路似壅而通崢嶸澗
道盤紆復直是以山情野興之上游以忘歸
天水人姜質志性疎誕麻衣葛巾有逸民之
操見偏愛之如不能已遂造亭山賦行傳於
世其辭曰今偏重者愛昔先民之重由樸由
純然則純樸之體與造化而津勉濠上之客

柱下之吏卧無爲以明心託自然以圖志
輙以山水爲富不以章甫爲貴任性浮沈若
淡兮無味今司農張氏實鍾其人巨量接於
物表夭矯洞達其眞青松未勝其潔白玉不
比其珍心托空而栖有情入古以如新既不
專流蕩又不偏華上下居動靜之間不以山
水爲忘庭起半丘半壑聽以目達心想進不
入聲榮退不爲隱放爾乃決石通泉拔嶺巖
前斜與危雲等曲危與曲棟相連下天津之

高霧納滄海之遠煙纖列之狀一如古崩剝
之勢似千年若乃絕嶺懸坡蹭蹬蹉跎水紆
徐如浪峭山[redacted]高下復危多五尋百拔十步
千過則知巫山弗及[redacted]蓬萊如何其中煙
花露草或傾或倒霜幹風枝半聳半垂玉葉
金莖散滿堦墀燃目之綺裂鼻之馨既共陽
春等茂復與白雪齊清或言神明之骨陰陽
之精天地未覺生此異人焉識其中羽徒紛
泊色雜蒼黃綠頭紫頰好翠連芳白鷴生於

異縣丹足出自他鄉皆遠來以臻此藉水木
以翺翔不憶春於沙漠遂忘秋於高陽非斯
人之感至伺候鳥之迷方豈下俗之所務入
神怪之異[illegible]能造者其必詩敢往者無不賦
或就饒風之地或入多雲之處氣嶺與梅岑
隨春之所悟遠爲神僊所賞近爲朝士所知
求解脫於服佩預參次於山垂子英游魚於
玉質王喬繫鵠於松枝方丈不足以妙詠歌
此處態多奇嗣宗聞之動魄叔夜聽此驚魂

恨不能鑽地一出醉此山門別有王孫公子
遜遁容儀思山念水命駕相隨逢岑愛曲值
石陵欹[illegible]爲仁智之田故能種此石山森羅
兮草木長育兮風煙孤松既能却老半石亦
可留年若不坐卧兮於其側春夏兮其遊陟
白骨兮徒自朽方寸心兮何所憶
平等寺廣平武穆王懷捨宅所立也在青陽門
外二里御道北所謂孝敬里也堂宇宏美林
木蕭森平臺複道獨顯當世寺門外金像一

軀高二丈八尺相好端嚴常有神驗國之吉
凶先炳祥異孝昌三年十二月中此像面有
悲容兩目垂淚遍體皆濕時人號曰佛汗京
師士女空市里往而觀之有比丘以淨綿拭
其淚須臾之間綿濕都盡更換以它綿俄然
復濕如此三日乃止明年四月尒朱榮入洛
陽誅戮百官死亡塗地永安二年三月此像
復汗士庶復往觀之五月北海王入洛莊帝
北巡七月北海大敗所將江淮子弟五千盡

被俘虜無一得還永安三年七月此像悲泣
如初每經神驗朝夕惶懼禁人不聽觀之至
十二月尒朱兆入洛陽擒莊帝崩於晉陽在
京宮殿空虛百日無主唯尚書令司州牧樂
平王尒朱世隆鎮京師商旅四通盜賊不作
建明二年長廣王從晉陽赴京師至郭外世
隆以長廣本枝踈遠政行無聞逼禪與廣陵
王恭是莊帝從父兄也正光中爲黃門侍郎
見元乂秉權政歸近習遂佯啞不語不預世

事永安中遁於上洛山中州刺史泉企執而
送之莊帝疑恭姦詐夜遣人盜掠衣物復拔
刀劒欲煞之恭張口以手指舌竟乃不言莊
帝信其眞患放令歸第恭常住龍華寺至時
世隆等廢長廣而立馮翊文曰皇帝咨廣陵
王恭自我皇魏之有天下也累聖開輔重基
衍業奄有萬邦光宅四海故道溢百王德
漸無外而孝明晏駕人神[redacted]王故柱國大將
軍大丞相太原王榮地實封陝任惟外相乃

心王室大懼崩淪故推立長樂王子攸以續
絕業庶九鼎之命日隆七百之祚唯永然羣
飛未寧橫流且及皆狼顧鴟張岳立基趾丞
相一麾大定海內而子攸不顧宗社讎忌勳
德招聚輕俠左右壬人遂虐甚剖心痛齊鉗
齒豈直金板告怨大鳥感德而已於是天下
之望俄然已移竊以宸極不可以曠神器豈
容無主故權從衆議暫馭兆民今六軍南邁
已次河浦瞻望帝京翹然興愧自惟薄寡本

枝疎遠豈宜仰異天情俯乖民望惟王德表
生民聲高萬古往以運屬殷憂時多　難卷
懷積載括囊有年今天眷明德民懷奥主曆
數允集歌訟同臻乃徐發樞機副玆竚屬便
敬奉璽綬歸於別邸王其寅踐成業允執其
中雖休勿休日慎一日敬之哉恭讓曰天命
至重曆數匪輕自非德協三才功濟四海無
以入選帝圖允當師錫臣既寡昧識無光遠
景命雖降不敢仰承乞收成旨以允愚衷又

曰王既德應圖籙僉屬攸歸便可允執其中
入光大麓不勞揮遜致爽人神凡恭讓者二
於是即皇帝位改號曰普泰黃門侍郎邢子
才爲赦文叙述莊帝枉煞太原王之狀廣陵
王曰永安手翦强臣非爲失德直以天未厭
亂逢成濟之禍謂左右將詔來朕自作之直
言門下朕以寡德運屬樂推思與億兆同玆
大慶肆眚之科一依恒式廣陵杜口八載至
是始言海内庶士咸稱聖君於是封長廣爲

東海王世隆加儀同三司尚書令樂平王餘
官如故贈太原王相國晉王加九錫立廟於
芒領首陽上舊有周公廟世隆欲以太原王
功比周公故立此廟廟成爲火所災有一柱
焚之不盡後三日雷雨震電霹靂擊爲數段
柱下石及廟瓦皆碎於山下復命百官議太
原王配饗司直劉季明議云不合世隆問其
故季明曰若配世宗於宣武無功若配孝明
親害其母若配莊帝爲臣不終爲莊帝所戮

以此論之無所配也世隆怒曰卿亦合死委
明曰下官既爲議臣依禮而言不合聖心俘
翦惟命議者咸歎季明不避强禦莫不歎伏
焉世隆既有忿言季明終得無患初世隆北
叛莊帝遣安東將軍史仵龍平北將軍楊文
義各領兵三千守太行領侍中源子恭鎮河
内及尒朱兆馬首南向仵龍文義等率衆先
降子恭見仵龍文義等降亦望風潰散兆遂
乘勝逐北直入京師兵及闕下矢流王室至

是論功作龍文義各封一千戶廣陵王曰作
龍文義於王有勲於國無功竟不許時人稱
帝剛直彭城王勰朱仲遠世隆之兄也鎮滑
臺表用其下都督　瑗爲西兗州刺史先用後
表廣陵答曰已能近補何勞遠聞世隆侍宴
每言太原王貪天之功以爲已力罪有合死
世隆等愕然自是已後不敢復入朝事專擅
國權竟慝滋甚坐持臺省家總萬機事無大
小先至隆第然後施行天子拱已南面無所

原刻脫此頁今
據顧校本補

干預永熙元年平陽王入纂大業始造五層
塔一所平陽王武穆王少子詔中書侍郎魏
收等爲寺碑文至二年二月五日土木畢功
帝率百僚作萬僧會其日寺門外有石像無
故自動低頭復舉竟日乃止帝躬來禮拜怪
其詭異中書舍人盧景宣曰石立社移上古
有此陛下何怪也帝乃還宮七月中帝爲侍
中斛斯椿所使奔於長安至十月終而京師
遷鄴焉

真意本作冢

景寧寺太保司徒公楊椿所立也在青陽門外三里御道南所謂景寧里也高祖遷都洛邑椿創居此里遂分宅爲寺因以名之制飾甚美綺柱珠簾椿弟慎翼州刺史慎弟津司空並立性寬雅貴義輕財四世同居一門三從朝貴義居未之有也普泰中爲爾朱世隆所誅後捨宅爲建中寺出青陽門外三里御道北有孝義里里西北角有蘇秦塚塚旁有寶明寺衆僧常見秦出入此冢車馬羽儀若今

宰相也孝義里東即是洛陽小寺北有車騎將軍張景仁宅景仁會稽山陰人也正光年初從蕭寶夤歸化拜羽林監賜宅城南歸正里民間號爲吳人坊南來投化者多居其內近伊洛二水任其習御里三千餘家自立巷寺市所賣口味多是水族時人謂爲魚鱉寺也景仁住此以爲恥遂徙居孝義里焉時朝廷方欲招懷荒服待吳兒甚厚蹇裳渡於江者皆居不次之位景仁無汗馬之勞高官通

顯永安二年蕭衍遣主書陳慶之送北海入
洛陽僭帝位慶之爲侍中景仁在南之日與
慶之有舊遂設酒引邀慶之過宅司農卿蕭
彪尚書右丞張嵩並在其座彪亦是南人唯
有中大夫楊元慎給事中大夫王昞是中原
士族慶之因醉謂蕭張等曰魏朝甚盛猶曰
五胡正朔相承當在江左秦皇玉璽今在梁
朝元慎正色曰江左假息僻居一隅地多濕
蟄攢育蟲蟻墻上瘴癘蛙黽共穴人鳥同羣

短髮之君無杼首之貌文身之民稟叢陋之
質浮於三江棹於五湖禮樂所不沾憲章弗
能革雖復秦餘漢罪雜以華音復閩楚難言
不可改變雖立君臣上慢下暴是以劉劭殺
父於前休龍淫母於後見逆人倫禽獸不異
加以山陰請壻賣夫朋淫於家不顧譏笑卿
沐其遺風未沾禮化所謂陽翟之民不知瘿
之爲醜我魏膺籙受圖定鼎嵩洛五山爲鎮
四海爲家移風易俗之典與五常而並跡禮

樂憲章之盛淩百王而獨高豈卿魚鱉之徒
慕義來朝飲我池水啄我稻粱何爲不遜以
以至於此慶之等見元慎清詞雅句縱橫奔
發杜口流汗合聲不言於後數日慶之遇病
心上急痛訪人解治元慎自云能解慶之遂
憑元慎元慎即口含水噀慶之曰吳人之鬼
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製衣裳自呼阿儂語
則阿傍菰稗爲飰茗飲作漿呷啜蓴羹唼嗍
蠏黃手把荳蔻口嚼檳榔乍至中土思憶本鄉

急手速去還爾丹陽若其寒門之鬼　頭猶
脩網魚漉鼈在河之洲咀嚼菱藕捃拾鷄頭
蛙羹蚌臛以爲膳羞布袍芒屨倒騎水牛洗
湘江漢鼓棹遨遊隨波遡浪噞喁沈浮白苧
起舞揚波發謳急手速去還爾楊州慶之伏
枕曰楊君見辱深矣自此後吳兒更不敢解
語北海尋伏誅其慶之還奔蕭衍用爲司州
刺史欽重北人特異於常朱异怪復問之曰
自晉宋以求號洛陽爲荒土此中謂長江以

北盡是夷狄昨至洛陽始知衣冠士族並在
中原禮儀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識口不能
傳所謂帝京翼翼四方之則始登泰山者卑
培塿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慶之
因此羽儀服式悉如魏法江表士庶競相模
楷褒衣博帶被及秣陵元慎弘農人晉冀州
刺史嶠六世孫曾祖泰從宋武入關爲上洛
太守七年背僞來朝明帝賜爵臨晉侯廣武
郡陳郡太守贈涼州刺史謚烈侯祖撫明經

爲中博士父辭自得丘壑不事王侯叔父許
河南令蜀郡太守世以學行著聞名高州里
元慎情尚卓逸少有高操仁心自放不爲時
羈樂山愛水好游林澤博識文淵清言入神
造次應對莫有稱者讀老莊善言玄理性嗜
酒飲至一石神不亂常慷慨嘆不得與阮籍
同時生不願仕宦爲中散常辭疾退閑未常
修敬諸貴亦不慶弔親知貴爲交友故時人
弗識也或有人慕其高義投刺在門元慎稱

疾高卧加以意思深長善於解夢孝昌年廣
陵王元淵初除儀同三司總衆十萬討葛榮
夜夢着衮衣倚槐樹而立以爲吉徵問於元
慎曰三公之祥淵甚悅之元慎退還告人曰
廣陵死矣槐字是木傍鬼死後當得三公廣
陵果爲葛榮所煞追贈司空公終如其言建
義陽城太守薛令伯聞太原王誅百官立莊
帝弃郡東走忽夢射得雁以問元慎元慎曰
卿執羔大夫執雁君當得大夫之職俄然令
伯除爲諫議大夫京兆許超夢盜羊入獄問
於元慎曰君當得陽城令其后有功封城陽
侯元慎解夢義出方途隨意會情皆有神驗
雖令與侯小乖按令令百里即是古諸侯以
此論之亦爲妙著時人譬之周宣及尒朱兆
入洛陽即弃官與華陰隱士王騰周游上洛
山孝義里東市北殖貨里里有太常民劉胡
兄弟四人以屠爲業永安年中胡煞猪猪忽
唱乞命聲及四隣隣人謂胡兄弟相毆鬬而

來觀之乃猪也即舍宅爲歸覺寺合家人入
道焉普泰元年此寺金像生毛眉髮悉皆具
足尚書左丞魏季景謂人曰張天錫有此事
其國遂滅此亦不祥之徵至明年而廣陵被
廢死